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系,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秋寒催桂開

王熙炯

暮色垂落，天氣驟然轉涼，仿佛倏忽打開凍庫的門，冷氣撲面，骨頭縫裡都涼。方才還溫潤舒和的秋意，瞬間消散。忙尋一件夾衣穿上。我心裡知曉，該是凍桂花的時候了。

凍桂花，是深秋獨有的物候。院中的桂樹，枝頭早已綴滿密密麻麻的花苞，一粒粒藏在層疊綠葉之間，緊緊閉合，遲遲不肯綻放。它們仿佛在耐心等候，等候這一場冷空氣如約而至。這突來的冷意，不是摧殘花木的寒霜，而是催開桂子的信使。若是少了這一番秋寒的浸潤，滿樹花苞便會一直斂著，不肯舒展花瓣，釋放蘊藏許久的芬芳。

月光緩緩漫瀉，屋舍庭院籠上一層淡淡清輝，桂樹也裹進朦朧薄紗似的光暈。白日藏在綠葉深處的花骨朵，沐浴著夜半清寒，一簇簇悄然綻開。

點點金粟，疏疏落落綴於墨綠枝葉，不張揚，亦不喧譁。四下漫溢的桂香清潤沉郁，不濃烈刺鼻，只攜一縷淡甜，絲絲縷縷漫過院牆，穿過戶牖，在沉沉夜色裡緩緩洇漾。

晚風掠過樹梢，時有細碎花瓣簌簌飄落。冷露無聲，輕輕濡濕嬌小的花朵。身上的夾衣阻隔住陣陣寒意，鼻尖縈繞著綿綿不絕的甜香，方才驟然降溫帶來的冷意與局促，被這一縷溫柔暗香慢慢消解。靜立夜色之中，一邊感受深秋的清寒，一邊承接桂花贈與的溫柔，冷暖兩相交織，生出別樣動人的況味。

古語說「冷露無聲濕桂花」，眼前景致恰與詩句遙遙相應。一場猝不及防的降溫，褪盡初秋殘留的暖意，卻凍開一樹馥郁天香。世人多以為繁花需要暖風滋養，桂花卻偏偏要借幾分秋寒，才肯把積蓄已久的香氣盡數吐露。寒涼與芬芳相逢，清冷與甜潤相融，這，便是深秋獨有的況味。

風吹稻浪十裡香

李坤

稻子熟了。

這是整個村莊最盛大的節日。男人們換上干淨的舊布衫，女人們包好頭巾，孩子們被勒令不准下田搗亂。連平日足不出戶的老祖宗，也要讓孫兒搬把竹椅，坐在曬谷場的槐樹底下，遠遠地望著那片金色的海。風從南邊來，帶著一種特有的暖意，先拂過稻田，再拂過村莊，最後拂到人臉上，濕潤潤的，沉甸甸的，像被稻谷浸透了的絲綢。

我那時不過五六歲光景，還夠不著打谷機的踏板，唯一的任務便是看稻場——看守那些攤開在竹席上曝曬的谷粒，趕走偷食的麻雀。這活兒實在清閒，我便常常發呆，看父親他們收割。十幾個漢子一字排開，彎著腰，像一把巨大的梳子緩緩梳過稻田。鐮刀在陽光下閃一閃，稻禾便齊刷刷地倒下，發出「唰——唰——」的聲響，那聲音不急不緩，仿佛大地在均勻地呼吸。祖母說過，割稻不能心急，要順著稻子倒伏的方向，不然稻穗會疼的。農人們都信這個，他們對待稻禾，比對待自家孩子還要輕柔幾分。

歇晌的時候，父親會掐幾支飽滿的稻穗遞給我。我學著他的樣子，將穗子放在掌心裡搓，青澀的谷粒便一粒粒脫落，露出裡面白白嫩嫩的米。生的米粒有一種清冽的甜，嚼起來「嘎吱」響，滿嘴都是田野的味道。母親說，這叫「嘗新」，舊時宮裡娘娘才有的待遇。我信以為真，便覺得自己是天下最尊貴的孩子了。

黃昏時分，整片稻田都醉了。夕陽把它最後一點胭脂都涂在稻穗上，那些沉甸甸的腦袋便泛起紅暈，像喝醉了酒的莊稼漢。這時候的風最是奇妙，它不是一股，而是一片——從田的這一頭滾到那一頭，稻浪便跟著起伏，一波推著一波，直推到天邊去。我在曬谷場上看得痴了，總覺得那田裡藏著什麼活物，正成群結隊地奔跑。而香氣就在這時候彌漫開來，起初是淡淡的，若有若無，像誰在遠處煎新米粥；漸漸地就濃了，厚了，甜絲絲、暖融融的，裹著青草的氣息和泥土的腥味，把人整個兒浸在裡面。這香味會走路，順著田埂走到村口，順著巷子走到每家的灶間，順著煙囪走到雲裡頭。祖母說，十裡外的人家聞見這香，就知道我們村開鐮了。

有一回，鄰村的小貨郎路過，硬說我們的稻香飄過了兩條河。他站在田埂上使勁嗅，鼻翼翕動的樣子像極了尋蜜的蜂。父親聽了，臉上那縱橫的溝壑裡都漾著笑，破例舀了一瓢新米送他。那貨郎走的時候，布衫的口袋鼓鼓的，一路走，一路掉米粒，惹得後面的雞鴨追了他半裡地。

最難忘的是起夜時的光景。半夜裡被尿意催醒，推開後窗，月光像水銀似的潑了一院子。稻田在月光下不是金色的，而是銀白的，穗子上的露珠一粒粒亮著，整片田便成了綴滿星子的夜空。風這時候最輕，不敢驚動人的好夢似的，只悄悄把稻香送進窗來。那香也變得清冽了，帶著露水的涼意，像誰把整個秋天都釀成了酒。

我站在窗前，忽然明白古人為什麼說「稻花香裡說豐年」——原來這香裡，不僅有稻子的氣息，還有一個村莊的安眠，有千百年來的農人們，對著土地一次次的俯身與期待。

如今我離鄉多年，住在城裡火柴盒似的樓房裡。每到夏天，空調的涼風裡總缺了點什麼。有時深夜獨坐，恍惚間會聞到一陣熟悉的香——甜絲絲的，暖融融的，裹著記憶裡的月光。推開窗，外面只有車流的尾氣和霓虹的光暈。可那香氣分明還在，就在心裡那片永遠的金色田野上，一波一波地漾著，仿佛在說：稻子熟了，回家吧。

秋天隨想

李燕翔

夏日的喧囂燥熱剛剛褪去，人間換上了一副更為厚重與深邃的面容。秋天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生命在歷經春夏的蓬勃生長後，所呈現出的成熟與圓滿。它融合了感性的絢爛色彩與理性的沉靜氣質，既有豐收的喜悅，又有哲思的禪意。

中午的氣溫依然很高，明晃晃的太陽似乎本年度的熱情還意猶未盡， 但是秋風已經羞羞答答地粉墨登場，「秋老虎」雖然凶猛，畢竟已呈強弩之末，只要一場秋風一場秋雨，就會將它趕回原始森林。

秋的天空更藍了，幾朵白雲裊裊婷婷地飄浮在空中，它是秋天寫在藍色詩箋上的駢文，那份灑脫和飄逸，那種恬淡和愜意，只有高遠的藍天才能吟詠。秋天的太陽更紅更嬌了，它熱情中帶著溫柔。透過密密麻麻的樹冠仰頭看秋天的太陽，它更像是一位慈祥的母親，充滿了溫情，充滿了愛意。

秋的風最怡人了，她似一位善解人意而又沉靜溫婉的女子，在你熱得煩躁時送來縷縷清涼。秋天的風柔柔的，軟軟的，她挾著荷的清香，蕩著水的神韻，悄悄地抹去夏的懊熱，氤氳著秋的清爽和馨香。

一場又一場的秋雨，滋潤著大地上的萬物。昔日被火辣辣的太陽烘烤得奄奄一息的樹木、玉米、大豆……全都恢復了生機和活力，舒展出萎靡困頓的枝葉，流溢著苦盡甘來的歡暢。無論是瓜果還是莊稼，該垂穗的垂穗，該掛鈴的掛鈴，該結果的結果，在這爛漫的秋意裡興高采烈地走向成熟。

一葉知秋。樹葉們也好像知道秋天來到似的，有些葉子還未枯黃，就依依不舍地在秋風的鼓噪下離開大樹。還有那黃燦燦的葉子，不需風兒吹就迫不及待地飄落，雖然有的也會在樹枝間徘徊，像在深深留戀，像在尋找那激情已逝的青春，但最終還是義無反顧地撲向大地，化作春泥，滋養樹根。更多蒼翠的綠葉仍逗留在樹枝上，他們知道，他們的使命尚未完成，果實需要呵護，驕陽需要遮擋……

大自然有著一年四季的變換，人生路上也有著春夏秋冬的更替。如果說童年是春的話，那麼人到中年也就走進了人生之「秋」的驛站。歷經春的幼稚，夏的浮躁，就迎來了秋的沉穩。歷經春的萌發，夏的成長，就贏得了秋的成熟。歷經春的蓬勃，夏的興盛，就步入了秋的厚重。自古以來不少文人墨客將秋天作為一個傷懷的季節，他們寫下了「自古逢秋悲寂寥」、「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等很多愁秋感懷的佳句。 但現代人大可不必像古代文人墨客那樣一到秋天便多愁善感。

人到中年，識盡了人間愁滋味，於是學會了放下，學會了寬容，學會了知足……無憂一身輕，輕松地走進秋天，慢慢品悟秋的淡然秋的純淨。秋天絕非蕭瑟的代名詞，而是大自然最高潮的演繹。它是詩，是畫，是流動的音樂，是甘美的酒，是壯麗的史詩。在這四季輪回的戲劇中，秋天以其獨有的魅力，詮釋了生命的深度與廣度，成為大自然無可替代的絕唱。讓我們珍惜這美好的時光，用心感受秋天的每一份饋贈，體味那份獨屬於秋的寧靜、成熟與輝煌。

萬米高空斧頭猛砍 一飛機人為何能全員生還？

萬米高空的巡航，原本是民航飛行員在飛行旅程中相對輕松的階段。但就在這個時刻，副駕駛突然抄起斧頭猛砍機長，隨後推桿俯沖，飛機在30多秒內驟降5000米，尾翼的方向舵都因猛烈的操作而被撕扯掉落……

人類民航史上從未發生過的一幕，在2026年9月30日，出現在迪拜航空FZ1073航班的駕駛艙內。雖然機組「自殺」和駕駛艙暴力事件導致的空難都「古已有之」，但將這一切疊加在一起的極端事件，還是前所未有。這幾乎是「必死之局」，所幸最終結果是全員生還。

萬米高空一把斧

當地時間2026年9月30日清晨7時許，執飛迪拜航空FZ1073航班的波音737 MAX 8客機從迪拜國際機場起飛，搭載174名乘客和6名機組人員飛往以色列特拉維夫的本·古裡安國際機場。

機上乘客包括27名兒童，乘客中有150人是以色列公民。自2023年加沙人道危機升級以來，以色列極右翼政府遭到全球性抵制和抗議，以色列公民越來越多地將迪拜選為度假目的地。

包括以色列航空在內的多家全服務航空公司都運營迪拜到特拉維夫的航線，但廉價航空迪拜航空以價格優勢格外受到以色列人歡迎。FZ1073，只是迪拜航空當天往返兩地間的八班航班的頭一班。

也正是因為航班密集，FZ1073的乘客中還包括一個迪拜航空的備用機組。這兩名飛行員原本負責執飛從特拉維夫返程的航班。誰也沒想到，他們的存在，成為拯救FZ1073的關鍵。

這是年近四旬的印度籍機長斯米特·馬赫哈爾在迪拜航空工作的第四年。他出身婆羅門家庭，一路走來成績優異，已經在737及737 MAX系列機型上積累了近1萬小時的飛行經驗。和他搭檔的副駕駛來自阿曼。有阿曼政府官員向媒體證實，副駕駛出生於阿曼，目前擁有阿曼國籍。他在8個月前加入了擴張航線中的迪拜航空。

馬赫哈爾和副駕駛操縱客機正常起飛，向西飛越海灣。兩小時後，他們在沙特阿拉伯上空保持3.4萬英尺的巡航高度。再有一個半小時，飛機就將正常降落。

突然，幾乎是在一瞬間，馬赫哈爾「嚴重受傷，倒在駕駛艙地上」——這是他在事後敘述時回憶起的第一個時刻。最初的媒體報道稱，副駕駛是用餐刀之類的凶器突然襲擊了機長。最新報道顯示，副駕駛是取下了「救援斧」。

鋼制的救援斧極其堅固，配有絕緣橡膠手柄，設計目的是在應急逃生時可以斬斷電纜等障礙物。以前，救援斧一般配置在主機艙內。「9·11」事件後，出於安全考慮，新客機都將救援斧安置在駕駛艙裡，供飛行員取用。

當地時間2026年10月1日，印度孟買，古魯庫爾藝術學校的一名教師繪制肖像，致敬迪拜航空的印度飛行員長斯米特· 馬赫哈爾。

馬赫哈爾被砸得鮮血淋頭，躺在地上，但他依然有意識，感覺到客機正在迅速俯沖。飛行數據網站Flightradar24的數據顯示，客機高度在37秒內就從3.3萬英尺下降到1.9萬英尺，最大下降率達3萬英尺/分鐘，是人體感到舒適的正常下降率的15倍以上。

客艙裡，乘客們的感受是「迅速下墜」，但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人們還以為飛機遇到了亂流。就在這時，駕駛艙門突然打開，前排乘客看到馬赫哈爾渾身是血地從駕駛艙摔了出來，副駕駛「壓在他身上刺他」。

「我這樣做是為了自救，」馬赫哈爾後來對印度總理莫迪說，「但我也知道我不能讓他們（乘客和其他機組成員）全部死去。」於是，他用殘存的體力「放手一搏」，拼命打開了駕駛艙門。

局勢在瞬間就得到扭轉。乘客們一擁而上，用機上分發的耳機線把副駕駛捆了起來。有人說，副駕駛此時在高喊「殺了我」。一位牙醫乘客對馬赫哈爾采取了急救措施。

亞尼夫·哈尤恩等幾名乘客沖進駕駛艙，哈尤恩看到操縱桿仍處於推桿俯沖狀態。他迅速將其拉起，直到備用機組趕到駕駛艙接管客機。後來，哈尤恩對迎接他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自己看過系列空難調查紀錄片《空中浩劫》。

當地時間8時44分，沙特阿拉伯塔布克空管中心收到FZ1073航班的緊急迫降請求。又一個小時後，客機平安降落在塔布克機場。此時距離起飛約3小時40分鐘。

無數巧合造就的「奇跡」

隨著短視頻傳播與各國政府的高調介入，FZ1073航班上發生的驚險一幕，迅速傳遍全球。哈尤恩等乘客的英勇表現迅速贏得贊譽。以色列總統赫爾佐格稱，他將為哈尤恩等五名積極參與事件處置的乘客提名 「總統公民英雄獎」。

但事實上，FZ1073航班能夠全員奇跡生還，取決於多個因素。首先，飛機是在巡航過程中，於3萬英尺高空發生意外。

在民航飛行中，起飛和進近降落階段是事故高發期。這兩個階段飛機飛行高度低、機組需要處理的操作多，一旦出現機械故障、人為破壞或其他意外情況，留給機組的「改出」空間很小。本次事件中，FZ1073航班經得起反復俯沖、拉升，巡航高度是一個先決條件。

其次，副駕駛並非一個人獨處駕駛艙內。在過往發生的機組成員「自殺」的空難中，涉案機組成員如果選擇在巡航階段行動，往往是在獨自身處駕駛艙時。「9·11」事件後，全球航司幾乎都要求在飛行過程中鎖住駕駛艙門，737 MAX等新型客機在建造時就加固了艙門。如此一來，如果「自殺者」獨自在駕駛艙內操作客機，即使其他機組成員反應過來，也無法破門挽救。

2013年和2015年，莫桑比克航空470號航班和德國之翼航空9525號航班，先後發生在高空巡航時突然俯沖墜毀的事故，調查報告分別指向前者的機長和後者的副駕駛。他們都是等到駕駛艙中的搭檔離開後鎖上艙門，然後獨自操縱客機「自殺」的。

連續發生兩起同類事件後，一些航空公司增加了「飛行過程中至少保證駕駛艙內有兩名機組成員」的內部規定，但這並非全球性的強制要求。目前外界尚不確知迪拜航空對此的內部規定，但至少，在FZ1073航班的副駕駛「動手」時，機長就在艙內。

通常而言，機組在巡航高度需要進行的操作較少。而且據路透社報道，此次航程機長馬赫哈爾負責飛行，副駕駛只負責監測儀表。所以，理論上，在這個時刻，副駕駛有任何異動，機長都能立刻察覺「不對」。

施正右逝世

菲律賓晉江衙口同鄉會訊：本會顧問施正右鄉賢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十月一日、即農曆八月廿一日酉時逝世，享年六十五齡，擇訂十月六日、即農曆八月廿六日上午，於晉江殯儀館入殮並火化，奉骸於衙口長房長順祖廳安龕設靈以供弔唁，越十月十日、即農曆九月初一日上午，於衙口長順大埕舉行公奠及家祭告別等儀式，旋後出殯。本會聞耗，經已馳電函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於靈前致奠花圈輓幛，以表緬懷軫念，而盡鄉情會誼！為荷

施正右逝世

旅菲潯江公會訊：本會衙口鄉族親施正右宗先生，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十月一日、即農曆八月廿一日酉時逝世，享年六十五齡，擇訂十月六日、即農曆八月廿六日上午，於晉江殯儀館入殮並火化，奉骸於衙口長房長順祖廳安龕設靈以供弔唁，越十月十日、即農曆九月初一日上午，於衙口長順大埕舉行公奠及家祭告別等儀式，旋後出殯。本會聞耗，經已函電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